

# 天遣朝云护东坡

文/杨闻宇

作为文坛巨擘，苏东坡一生历尽坎坷。坎坷中为身边异性写下的直接或间接的赞叹性的诗词里，首先能看到的是侍妾朝云的身影。

苏太太在杭州买下朝云作婢女时，她只有13岁，小苏轼27岁。朝云在帮苏轼料理生活之外，学习读书写字。这个本来不识文墨的少女，聪慧异常，逐渐能书楷体，且能把名人的诗词佳句集串成意顺韵谐的新作，与此同时，一天比一天出落得标致漂亮。秦少游写诗称赞朝云“美如春园，目似晨曦”。对于苏东坡写下的诗词，她念上几遍就能背熟，而且能配上合适的曲调浅吟低唱，直听得苏轼欣喜神迷，如痴似醉。

尤为难得的是，在苏东坡遭到贬谪流放时，荣华消散，原有的数妾弃苏而去，惟有朝云伴着苏东坡，北上南下，如影随形，从杭州到密州，继而又到了黄州。18岁那年在黄州时，名正言顺地成为45岁的苏东坡侍妾，并在幼儿病死襁褓之际，含泪忍痛，再陪东坡南下惠州。朝云本来就没有过王弗、王闰之姐妹（东坡二位亡妻）的宦妇生活，在东坡遭难

时，又自动脱下昔时的长袖舞衣，将自己降为普通村妇，勤勉细心地躬耕垦种，为东坡洗涤缝补，克勤克俭，以度日月。东坡词《青玉案》的收句为“作个归期天定许，春衫犹是，小蛮针线，曾湿西湖雨”。这里借用白居易的宠妓小蛮，实指的却是身边的朝云。有一天在花园小饮时，朝云与两个侍婢陪在苏东坡身边，东坡抚着自己肥大的腹部问道：“你们可知我肚中藏的是什么？”一侍婢说：“藏的是锦绣文章。”东坡摇头。另一婢说：“藏的是天下民情和国家大事。”东坡又摇头。又问朝云：“你说呢？”“我看你是满肚子不合时宜。”东坡一听，眼圈立时红了：“人生难得一知己。朝云啊，你可是我惟一的知己啊！”

苏东坡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刺史时，携着朝云游西湖。他正考虑治湖之策，犯愁湖中之淤泥无地可移，朝云在船中指着白堤说道：“你不妨学学白乐天，于湖中再筑上一座更长的堤，与白堤相衬，名为苏堤，为杭州再添一游览胜地，该有多好！”东坡与朝云，于杭州是二度重来了，听了朝云的话，东坡抚掌大笑：“好主意，这个刺史给你当算了！”朝云却说：“我还有个建议，给堤上要种垂杨柳和芙蓉花哩，‘芙蓉如面柳如眉’，西湖会更添秀色的。”

不到三年，苏堤竣工，苏东坡又携朝云游湖时，顺手写下了这样的诗句：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欲将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读古诗的后人，谁不会吟诵这首诗呢？

对苏东坡而言，朝云是人间爱情在生活中的最美好、最实际、最贴切的化身，苏东坡从她的身上，窥得了爱情的本旨与真谛。苏东坡在艰难生活中从



朝云身上所得到的，又何止是什么“艳福”呢，从患难与共的角度着眼，实为洪福齐天了。否则，他能写出那么多优秀的令人击节叹赏的诗词文章吗？

苏东坡之为政，“宽简而不扰民”。他热爱人生，体悯百姓，同时也挚爱自然，这是一个心系天下、襟怀云水的艺术家。朝云与他默契和谐，相生相应，自己也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高贵脱俗的“爱神”。朝云在惠州时，与东坡一起，开始皈依法性，为百姓散尽钱财后，过起了“思无邪”的佛门生活，东坡在词里称朝云是“朱唇著点”、“髻鬟生采”的天女维摩。到惠州两年后，34岁的朝云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悲伤至极的东坡在惠州丰湖边的山脚下安葬了她，并修建六步亭，以作纪念。传说在朝云下葬后的第三个晚上，天降大雨，翌日天晴，农人发现墓地周围有硕大的足印，人们俱认为是圣者导引朝云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一时佛事鼎盛。

红尘之内，爱情的真谛最难捉摸。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爱情？从朝云一生的短暂生命里庶几能觅得几丝消息，与东坡一起，她善解人意，东坡沉浮之际，她不畏权势所造成的压迫，贵贱不移，忠贞不渝。20年的相濡相亲，她是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显示着爱情的真谛与本旨。

爱情的质量是由男女两方面共同决定的。一个一辈子对谁都无情而只看到自身、只爱自己的男人，无论有怎样的才情和本事，也不值得一个真正有见地的女性去爱之，选择作终身的伴侣，这对女性而言，非不能也，天不许也。文人对女性讲究审美，远取其形姿，近则升于颈部以上，及至夜间，或约于月柳之下，或烧高烛而照临，这也属人之常情。苏东坡是个有大爱、有真爱、有至爱的艺术圣手，由他率先，朝云紧随，他二人同心协力将尘世间一个“爱”字终于推升到了天地间最完美的尺度。

作为历史天幕上的一道令人瞩目的彩虹，文化人与美女的爱情，在苏东坡与朝云身上得到了最逼真、最动人的体现。

